

深巷里的老墙

梁衡

在婺源农村小住几天。徽式民居总是窄窄的巷子，高高的墙，房与房的距离又近，一出门，迎面就是一堵墙，一走路，人就夹行在两墙中间。每天出出进进，这墙就是一页读不完的书。

当地传统的砌墙方法是薄砖立砌、横搭、中空、填土，再外涂白灰。这样既节省材料又可保温，而且土在墙中，寓田于墙。新墙在刚落成之时洁白如纸，就是我们常看到的白墙黛瓦的徽式格调。当初，一位泥瓦匠完成一座新房或一堵新墙时，断没有想到他却为大自然提供了一张作画的温床。

岁月之笔是这样作画的。先用细雨在墙上遍一遍地刷洗，再用湿雾一层一层地渲染，白墙上就显出纵横交错的线条和大大小小的斑点。论层次，这里有美术课上讲的黑、白、灰的过渡；论形状，则云海波涛、春风杨柳、山石嶙峋，胜过一本《芥子园画谱》。我儿子是学画的，他说国画里所讲的线条、皴法、留白，西画里讲的光影、色调、透视，在这墙上都可以找到，就是课堂上没有讲过的这里也有。人工艺术在自然面前是这样渺小，他自从住到这里就再也没敢画过一笔画。正是“眼前有景画不得，神来之笔在上头”。

但大自然并不满足于平面的艺术。风雨如刀，岁月如锥。白墙这里被铲去一块皮，那里被刻出一道沟，有时还被随意抽去一块砖，甚至推倒半堵墙。然后，再借来四面八方的种子，乘着风和雨，漫天摇落在墙头。那些绿色的生命便悄无声息地栖身到砖缝里、墙皮间、红土中，甚至就借着一丝湿气黏附在光洁的墙面上。它们才是真正的“蜘蛛侠”，缘墙而走，无处不在，无缝不生。村里古祠堂有一面大院墙，上面就爬满了积年生的薛荔果，果可生吃亦可做成凉粉。这是一面既能看又能吃的墙。植物学家考察物种的多样性，有一个方法叫“打方”，即在地上划定一个正方形，细数其中植物的种类和数量。我就试着任选了一面墙，借手机上的识花软件，一个一个地认识这些从未谋面的花草。单听这些名字，就让你心里暖暖的。那紫云英，本是水田里的绿肥作物，这时也飞上墙头，从叶间探出紫色的小花，回望它走来的田野；有名“窃衣”的，是隐身高手，它开着白色的小花，籽带绒毛，总能偷偷粘在衣服上跟你回家，落户墙角；有一种野草莓，酸酸甜甜，名“蓬蘽”，唐人贾岛的诗里居然写到它：“别后解餐蓬蘽子，向前未识牡丹花。”

你随意漫步吧，土墙、石墙、砖墙、篱笆墙，满墙上都草解人情，花惹人爱。只要你有耐心，任选一墙，就可以面壁一两个小时，像是在美术馆里看画展。不比画展更好看。这是一面实实在在的生态墙、文化墙。你想，无数个鲜活的生命自愿齐聚到这面老墙上，跻身砖石，扎根红土，探身招手，与人共舞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？更可贵的是这些鲜活的花草并不欺侮无言的老墙，在完成最后的布局后，还没有忘记露出一方红砖，突显一块青石或留下一段粉墙。仿佛提醒着你，这不是一般的纸上图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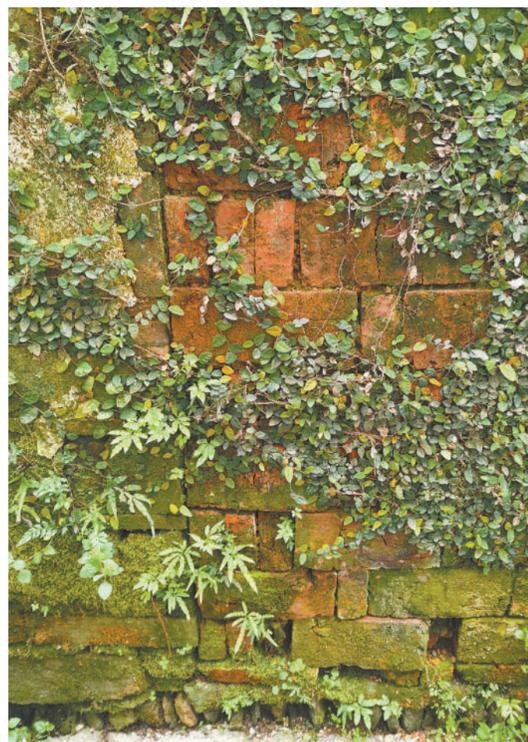
一天，我偶然与儿子说起这几日读墙的感觉，他说：“你不知道咱们这房子的西边有一面老墙，每当夕阳晚照时，那种历史的沧桑感让人心里发酸。我修这房子时专门为了它开了一扇西窗，为了能最佳取景，还不厌其烦地改窗框、配窗帘。但突然有一天西边冒出了一座新房，壁立眼前，挡了个严严实实。”

第二天，我就去寻访这堵老墙。原来它曾是一座三层楼高的民居，已三面坍塌，唯留下一个楼的直角兀立在窄巷之上。直角往南的一面墙还比较完整，袒露着砖块横竖相砌的纹路和白色的灰

缝，甚至你都能感觉到还有一位砖瓦匠正在工作。而靠北的那段已经塌得只剩下一条棱线，清晰地露出墙的筋骨结构。只见碎砖破瓦如瀑布一样倾泻下来，犬牙交错的砖块间露出当年填充的红土。唯有那个高高的楼角还十分完整，在蓝天的背景下划出一个标准的直角图形。楼角上方白云来去，一只孤雁在天际盘旋，风在轻轻地打着口哨。这时晚霞烧红了天边，风雨楼台，残阳如血。我一时惊呆了，如果要给眼前的这幅画起个名字，就叫岁月。我知道严田这个村子是有来头的，历史上曾出了二十七位进士。你看脚下的石板路与河边的洗衣石，路上一低头就是一块废弃的墓碑，村口一棵宋代的老樟树七八个人才能合抱。岳飞曾在这一带驻军，与悲壮的《满江红》不同，他在这里留下了一首轻松愉快的小诗《花桥》：“上下街连五里遥，青帘酒肆接花桥。十年征战风光别，满地芊芊草色娇。”当年的芊芊草色，现在依旧点染在寻常百姓家的墙头上。

在走回家的路上，我有意绕来绕去多走了几条巷子。为的是再多读几段老墙。有一座土墙矮房，早已被主人遗弃，劣筑的红土墙面上夹杂着石块草根。而一坡青瓦斜坡而下，瓦上长满嫩绿的厚厚的苔藓。苔藓这东西很有意思，不管是老砖、旧瓦、朽木、断墙，都一律公平地给穿上鲜亮的绿装。现在这绿苔青瓦的屋檐压得很低，直遮住了老土墙的额头。而墙脚正绽放着一束灿烂的花。

我想，自从人类走出山洞发明了垒墙盖房，墙就与人长相厮守，从此墙上就烙下了人的体温、面容和身影。可惜近年来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，已是弃了泥土，别了砖瓦，不见了柴墙篱笆。难得这深巷里还为我们保存了些有温度的老墙，保存了前人的眼泪和笑脸。我眺望深深的街巷，谁解这老墙里的密码？谁又能读得懂这幅风雨斑斑却又四季变换的靑绿山水画？



老墙一角

梁衡摄

大地

五土村放歌



逐梦

五土村，位于重庆市万州区大周镇。在刘照的记忆中，小时候，村边江中往来的多是机动船。那时，搭船进入万州城，看一眼钟鼓楼，吃一餐小笼包，可以在小伙伴中炫耀好久。

长大后，刘照跟村里所有年轻人一样，外出闯荡。

2016年，因事业有成，在家乡小有名气的刘照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。对方是大周镇党委书记。镇党委书记说：你是五土村外出创业的能人，镇党委邀请你回家，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。

左思右想，最终，刘照决定回去。

回来后，经镇党委提名，全村党员选举，刘照当选五土村党支部书记。

可没想到，甫一上任，刘照就感到“头疼”。

沿江数里，村里有1200亩红桔，品种是有上千年历史的万州古红桔。但因管理不善，极易染上褐斑病，结出的果实成了“麻脸”，村民称之为“麻柑”。麻柑卖相不好，1斤才1元。红桔树成为村民心中的“鸡肋”，也成为考验干部的“难题”：砍了，村民舍不得，都是老树；留着，卖不成钱，又占着地。

刘照找到的“解题”方法，是引进优良品种，进行嫁接换种。新品种品质好，见效快，抗病性强。

但是，村民们不买账。怕花钱，怕不成功，怕耽误季节……

刘照没辙了。于是找镇党委书记倾诉。

镇党委书记点拨他：善于做思想工作，是当党支部书记的看家本领。咱们是在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，群众反而不支持，因为啥？群众不理解呀。

刘照恍然大悟。他想起自己多年的工程项目管理经验。有时赶工期，工人们本已非常疲惫，但只要走进工人当中，真诚地跟大家唠上几句，工人们又毫无怨言地走向岗位了。

此后数月，妻子何霞发现了刘照的一个秘密。

何霞看到，刘照每天出门越来越早，回家却越来越晚。她忍不住一探究竟。这才发现，原来，刘照赶在村民上工前或收工后，来到村民家中，跟对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，说着红桔的新品种还有嫁接的事儿……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当年，首期200

亩红桔成功嫁接换种。

不久开始试花试果。村民们看到，新品种真的就像刘照说的那样，不在冬天结果，而在春天结果；品质好，无“麻脸”，很好卖；而且不用上树，站在地上都能摘。

从那以后，刘照说，枇杷树，也要嫁接换种。村民说，你咋说，我们就咋办。刘照说，村里的土壤气候，还适合种桂圆。村民说，你说能种啥，我们就种啥。

结果，五土村沿江地段，全部被果木覆盖，构筑起一道独特的果木走廊。

二

“你问我怎么开起民宿的？我是误打误撞干起来的。”

张世方心直口快，总是未言先笑。她说，自己多年在外打拼。那年春节刚过，母亲催促她必须回来。“娃儿马上上初中了，他那些课，我哪里辅导得了，娃儿前程可不能耽搁。”

2019年3月，张世方回村了，那时心里还有些不情愿。

一进村，她惊奇地发现：村里怎么冒出来这么多外地车！

一番“考察”之后，张世方的算盘打开了：这么多人来村里，必定要吃要喝，这里头肯定有商机。

说干就干。当年，张世方与弟弟张世海一道，建起了“38号”民宿。“你这哪里是误打误撞哟，是正好踩在点上了。”刘照纠正张世方。

机遇来自大周镇总体规划。大周镇定位为“科教亲子特色小镇”，沿江一线的几个村子，属于重点打造区域。

五土村反应迅速，马上对接，出台了五土村旅游发展建设方案、农耕文旅发展总体规划。

镇村合作，上下同心，梦想很快照进现实——

滨江长廊建成。一条彩色滨江步道，时而没入林中，时而闪现江边。

日月广场落成。金色的太阳广场，蓝色的月亮广场，比邻而居，构成“日月广场”。

还有金银洞墓墓、观音阁造像、大周溪遗址等人文景观，呈现于滨江长廊……

五土村“妆容”初成，成功与否，只等游客用脚步投票。

首先是零零星星的车，从万州城区开进五土。此后是三五成群的车，从万州城区开进五土。

起先，那些以前起早贪黑挑去城里售卖的柑桔、枇杷、桂圆，都被主动上城的城里人买了回去。稍后，村民家的老腊肉、洋芋块、红苕粉，也被城里人买了不少。

接着，便有头脑转得快的村民，买

来遮阳网或者塑胶纸，几根棒子一撑，在其下卖凉粉、卖凉面。

有第一家，便有第二家、第三家……放眼望去，蓝天之下，全是遮阳网、塑胶纸。

刘照一看，这样可不行，长期下去，要糟蹋了这一江风景啊。风景是五土村的根本，如果风景没了，那可就糟了。

于是连忙找了辆大巴车，分批次把村民带到附近的旅游城市实地参观，了解人家是怎么做的，如何既能留住游客，又能留住一江风景。

遮阳网、塑胶纸迅速退场，风格明显的芭茅亭、木房子取而代之。

刘照觉得还不“过瘾”。先是动用自己的多年积蓄，建了座“滨江小筑”，起示范引领作用。接着，打电话，上门请，邀约五土村在外创业的能人，返回村里，支持乡村振兴事业。

“野土地农庄”“廊桥小乡”“五林大烩”“果木林”……在他的游说之下，能人纷纷回村，20多家风情十足的民宿建起来了。

刘照带我走进“滨江风情”民宿。主人向家满迎了上来。

“一天能接待多少桌客人？”

“白天30桌，晚上20桌。”

“晚上也有客人？”

“有的游客今天在这里玩了，住下来，明天接着玩。到了节假日，有不少是三五家约一起，住在这里直到假期结束。”

向家满告诉我们，客人来得多，食品需求大，他家民宿一年要采购2000斤鱼、3000只鸡，时令蔬菜更不用说，村民有多少收多少。如今，大周镇、小周镇、甘宁镇的村民都在向这里供应蔬菜水果。民宿聘用厨师、服务员、杂工，还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。

离这里不远，长江之中，矗立着一座仿古建筑码头。

“那是我们的旅游码头。”

说起码头，刘照再次打开了话匣子。之前，一名干部来调研，在五土村被堵了整整40分钟。

一个村子，堵车成这样，一定有稀奇事。于是这名干部现场了解情况，发现是因为城里人开车来五土太多，造成了堵车。他当场说：公路堵，不是还有长江嘛，可以坐船来呀。

于是回去开会，协调在日月广场旁边建个旅游码头。现在，“平湖一日游”的游轮，清晨从万州出发，在五土靠岸，放下游客；傍晚从平湖回来，经过五土，接走早上在此下船的游客回万州。

三

聊起村里的桩桩事儿，刘照一直兴致很高。我抛出了一个盘旋在心中已

久的问题。

“刘书记，以天计，一户民宿排出2吨污水；咱们五土村，一年有多少吨污水进入长江了呀？”

“你问得好。不过，这个问题，你不是第一个问的了。”

原来，之前电视台一档栏目，看上五土村，看上刘照的“滨江小筑”了。他们在这里拍节目，拍之前也问了这个问题。如果环保有问题，还能上电视，还能成网红打卡地？

为能实现长久可持续发展，村里采取了系列举措。全村固定了6个清扫保洁岗位，分人包段清理江岸。所有民宿的污水，必须泵进村里的污水处理池集中处理。三峡水库蓄水、放水产生的消落带，村里一律种上中山杉，无论水涨水落，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。更关键的是，要让村民从根本上认识到，环保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。所以村里成立了乡村旅游合作社，让大家一起实干，一起得到实惠，一起保护环境。

沿着滨江步道一路前行，刘照有说不完的话。

“你看，那个三层楼，原是村委会办公楼，后来改成了村里养老场所。”

“你看，广场上那些卖风筝、卖棉花糖、卖悠悠球的，都是我们的村民，他们学会做生意了。”

每走三五米，总有村民迎上来，热情地打招呼。

刘照很感慨：“当村干部，你管事，群众心里想着你；你不管事，群众当你是局外人。”

他说，经济上去了，村民的精神面貌也得上去。为此，村里制定了村规民约，开展“十星级文明户”“五好家庭”评比；还组织了志愿者服务队，有扶危济困帮扶员、交通安全劝导员、环境卫生监督员……

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记得住乡愁，没有文化可不成。

因此，村里组建了群众文艺宣传队，常年开展政策、法治、安全宣传，并在传统节日时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。

我们在一块大大的三峡石前停了下来。

我知道这里一定有故事。

果然，刘照介绍开了：重庆一名大学生到五土村游览之后，写下一首诗作《大周放歌》。大家一看都觉得好，就刻在了村里这块三峡石上——

千载峡江灵秀处，日月流连九天外。一枕银涛听渔歌，总依长虹醉乡怀。红桔甚金香满襟，白鹭亲人过楼台。赞天化育生生地，绿水青山待客来。

题为五土村日月广场。
五土村供图

憧憬着满满的丰收

陈爱民

了。蝉则不分昼夜地鸣叫，中气十足，把生命的活力尽情释放。

暑天最重要的农活是“双抢”，抢早稻的收割和晚稻的插秧。火辣辣的太阳底下，每一棵水稻都在抽穗，又在鼓胀。今天，田野还是绿油油的样子，明天就泛黄了，再过一阵子，满眼就是金黄的稻浪了。接着，打稻机进场，家家户户都开始抢收稻谷。大伙儿顶着烈日干活。割禾，脱粒，送谷，分工明确。到了中午，扒上几口饭，一家人又火急火燎奔向田头。有时，趁着月色好，晚上也不歇工，要抓紧时间割稻。

早稻收完，赶紧放水浸田，然后犁田，再耙田，把犁翻的泥土用耙梳一次，再梳一次，打理得碎碎的，然后把

泥巴拖平。前几天，一丘田还是金灿灿的，现在就已是空荡荡的了。下一步，就是插晚稻。插秧也必须得抓紧。插秧时一只手托秧分秧，另一只手把秧深深插下去，动作很有节奏感，眼前一下子就衍生出一片绿意来。“早稻泥上飘，晚稻插过腰”，插晚稻颇费力气，插得浅，秧苗会被晒死。一天下来，人往往腰酸腿疼。“晚稻不插隔夜秧”，秧准备得多，又必须当天插完，所以晚上也得赶工。而此时，炎热并未散去，蚊虫又多又猛。插晚稻这一“抢”，确实特别不容易。

暑天的“抢”，远不止“双抢”，还必须挤时间兼顾好其它农活。菜园子绝不能耽搁，上肥浇水都要跟紧，否则，一园子的菜，不几天就焉头蔫脑了。南瓜

的生命力稍强，黄花草耐瘠耐旱，但必须深栽，栽后要连续几天浇定根水；辣椒、茄子、豆角等则有娇气，今天晚上才喝饱水，晒一天水分就消耗得差不多了，第二天晚上还要再喝饱水，才能把自己撑得圆鼓、溜尖。还有，再累再忙，红薯地要翻藤，花生地要除草，棉花地要灭虫，都不能懈怠。“人误地一时，地误人一年”，农家最要紧的是抢时候，最怕的是误节气。

立秋后，暑气减退，但农事并没有闲多少，田间地里的管理一环套着一环，要精心打理。不过，在晴好夜晚，萤火虫忽闪着，天空如洗过一般，让人心旷神怡。这时候，全村人都到地埂里来，坐的坐，唠着嗑，憧憬着满满的丰收。

泥土芬芳

“一夜熏风带暑来”。立夏一过，暑天的样子就越来越足了。天地之间，总是弥漫着一种不断发酵的浓烈气氛。随着时令的转换，农事一茬套着一茬，忙得大伙儿难得喘口气。“小满赶天，芒种赶刻”“过了夏至节，锄头不能歇”，很多农谚也是这样说的。

暑天绝对是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。在三伏天达到峰值。热归热，万事万物都在显示着生命的蓬勃。群山攒着劲积聚翠绿。走进山里，花儿灿烂着，果实在孕育着；野兔一路逡巡捕食。最热的中午，池塘边的枝丫上总是站着一只翠鸟，一旦水面有鱼儿冒头，它就箭一般射去。当然，最热闹的还是蛙和蝉。月亮升起，蛙的合唱就开始响起，要是在雨后，这种表演就更加酣畅